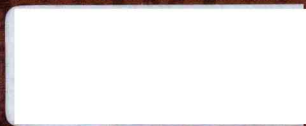




夺命债局

常小琥◎著



夺命债局



常小琥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夺命债局 / 常小琥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387-3798-1

I. ①夺… II. ①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6887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曾艳纯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夺命债局

常小琥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n.com

印刷/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320千字 印张/20

版次/2012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写作是一件有种的事

文/张元

初次见到小琥，是在2005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小琥虽然个子不高，但非常可爱，对谁都是乐呵呵的。后来虽然我们不常见面，但也一直没有断了联系，小琥时常会把自己新写的小说发到我的邮箱里，也会跟我聊聊对电影的看法。我知道他是个超级影迷，这一点从他的文字就能看出来，他的文字具有很浓烈的影像感。

我刚看到这部书稿的时候，小琥给它取的名字还叫做“夺命金”。我们知道杜琪峰有一部电影也叫《夺命金》，那是一部既没有很明显的黑社会，也不是讲述真正罪案故事的影片，它讲述的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动荡以及在这种动荡之下香港股票市场与地下钱庄的黑幕，是一部非常有野心的电影。小琥既然能将小说的名字取作“夺命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想他也是希望能够与杜琪峰抗衡一把。这部小说也是一部带着“混不吝”精神的野心之作。

这样的野心不只表现在小琥表述故事的能力上，还在于他对题材的选择。小说虽然围绕着“借钱”发生，但钱只是这个社会的一个药引子。中国经历着在数字上高速发展、由贫入富的阶段，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钱也给某些人带来了困惑。毫无疑问，这种处境下人的生活一定是沸腾的、有温度的，却也是混乱和扭曲的。小琥把矛头对准了这个时代的人，体现出他作为创作者的敏感。

但即便是枪口对准了，也难免会放出哑弹。我们经常用一句话来表述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的好坏：我能不能看得进去，这个东西距离我们有多远。这种距离并不是单纯地说作品反映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即使是南美洲的故事，只要它反映的心理和人性是真实的，我们依然会觉得切中肯綮。在我看来，小说的创作就是用文字去接近真实的一个过程，与真实的远近能够衡量写作者表述的力量，而这种真实，一定是关乎人性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小琥做得很了不起。

据我所知，《教父》是小琥最喜欢的电影，我这里也用一个关于《教父》的故事作为类比：《教父》当初在筹拍时几经周折，科波拉拍出《教父》第一部之后，制片人看到样片非常不喜欢，想要换掉科波拉，但又担心失策，就找了好几个人来一起看样片，马丁·斯科塞斯是其中之一。据说马丁·斯科塞斯看完样片之后，说科波拉拍得太好了，并且说这可能会是科波拉拍得最好的电影。为什么科波拉的《教父》会产生争议？是因为他将小说里恢弘的气势、复杂交织的线索简化了，而且用了一种近似纪录片的视觉风格去完成电影的表述，这样的手法让《教父》变得更加真实、更加人性化、更接近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当然，小琥的小说还比不上《教父》那样伟大，但是它同样带有人性的关照，同样将切入点选择得很小，内涵却很充分。这种对人性的挖掘和叙述的节制感，是许多写作者所难以做到的。

单单是从类型写作这个层面上看，小琥能够在小说的章章回回中都铺陈着悬疑，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其实挺缺少《夺命债局》这样的故事，悬疑小说在日本、美国、欧洲都有很大的市场，斯蒂芬·金自然是其中翘楚，村上春树的新作《1Q84》实际上同样带有强烈的悬疑色彩。在电影体裁上亦是如此，希区柯克就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撼动的大师。但在中国，悬疑还不是一个大的门类，原因之一就是悬疑并不是要简单地给人以惊恐，如何真正将悬疑的色彩托起来，而不是让读者或观众在谜底揭开之后一笑置之，还是需要一定的大智慧来完成的。

身边的年轻人们渐渐都有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这让我觉得非常欣喜，也不禁让我回忆起自己拍摄第一部电影的时光，虽然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但那依旧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并时常忆起的时刻。我觉得文艺青年们到最后总是要迈出坚实的一步，成为一个作者，就像小琥这样，无论你写了多少新闻稿，做了多少专访，一个年轻人最终还是要完成一次叙事。在我们那个时代，要完成这一步真的挺难的，多少人都有一个诗歌梦或文学梦，又有多少人感受过被退稿的沮丧。现在出书相对容易了，但看到真正的好书也难了，从小琥的作品里我很容易地看出来，他是具有文学理想的一个青年，热爱写作，并且做得不错。这在当下，似乎已经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趁自己还年轻，为理想奢侈一把，这是一件很有种的事。

阅读“之间”的快感

——我看常小琥的书、人以及他的未来

文/马家辉

上次见常小琥，在北京，在酒店的房间内，谈事情。

他的长相始终跟我想象中的很有距离，算是体格壮硕吧，浓眉、圆脸，看在我这个香港小男人眼里，是个“汉子”——就是那种动不动便会拍桌子骂娘并且挥拳打架的雄性动物，总之跟我对他的“视觉默认”很不一样。

我为什么有倾向温柔敦厚的“视觉默认”？主要因为他电邮向我约稿、替北京某杂志撰写专栏，我先在字里行间认识他，然后才见其人。电邮文字里的常小琥很有耐性，用香港人的说法是EQ很高，非常懂得跟我这个香港小男人周旋折腾。如梁文道所描述，我的性格很“鸡婆”——婆婆妈妈，扭扭捏捏。有人前来约稿，我对于文章长度、内容、刊登频率等细节皆有特定要求——当然，稿费是关键。写作是专业，专业要讲价，天经地义。对我这等态度，寻常编辑要么就是拉倒掉头，要么就是恶言相向，再不就是勉强迁就了我，两三个月后，忍无可忍，不欢而散。跟编辑先生和小姐反目成仇，于我，是常见之事，但这回竟然没有发生（或尚未发生）在小琥和我之间。从他邀稿到我交稿，从他追稿到我追稿费，过程里我们经常意见不合或时间不合，而他竟然都极有耐心地跟我谈判、安慰、劝告、提醒、道歉、说明……不可谓不大大超乎我的意料。

所以我先入为主，猜想这个叫做常小琥的年轻男子必然从内心到外形都细致细腻。结果我只猜对了一半，他的长相毫不细致细腻，至少远远不如我预设中的细致细腻，幸好他的言谈想法极符合我的直觉。那一夜在酒店房间里聊天，我们琐琐碎碎地谈及了婚姻、爱情、事业之类的话题。我极少极少跟年轻男子谈此等话题，不

知何故，那一夜确实谈到了，但，嘿，请别多心，我们不是gay，房内还有他的杂志社同事。如果我们是，一定公告天下。

或许正因常小琥拥有足够的细致细腻，始可写尽如同《暴雨将至》般的江湖冒险和恩仇心事，钱债之间的催还曲折、兄弟之间的离心背叛、男女之间的缠绵暧昧，皆在作者笔墨的射程范围之内。这部小说，像推理也似浪漫，如实录亦像悬疑，类别多元，无以名之。若真要将之纳入某个类别，或可称之为“当代民间传奇”，若用好莱坞类型电影借喻，便是Urban Legend性质，勾勒了某时某地某城的某个侧面，写出了光明与幽暗之间的落差，彰显了繁盛与颓败之间的距离，折射了升华与沉沦之间的苍凉。看到了吧，我用的关键词是“之间”，因为在我的阅读和观影经验里，能够牵动人心的城市传奇和民间故事永远是把“之间”(in between)作为刻画焦点，不只写正面，不只写负面，而是最感兴趣于正负之间的那个混沌板块。这样说好了：当作者写正面提升时，大多只是为了铺陈稍后将至的负面坠落；当作者说负面坠落时，往往能在最不堪的暗角寻得一点光亮。所以才有“戏”，所以才也才接近每个有了一些年纪的人所曾经历或见闻的真实。生命的真正味道，总在我们直面种种“之间”的刹那浮现，不全好，不全坏，亦非不好不坏，而是根本不易辨认识清啥好啥坏。想不到常小琥虽然年轻，却也写得出个中味道。

下回去北京，再遇见常小琥，我或许会劝他考虑改行做金融和私募，他有资格。他肯定以为我开玩笑，但，我是认真的，至少他可以去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地方发放高息贷款。有此建议，只缘某年某月某日我到美国演讲，活动结束后，独到码头候船返回香港，由于登船时间尚早，我在码头大楼内无所事事地逛荡。突然，有一位年轻男子趋前，打扮斯文，戴金丝框眼镜，说话时语调轻柔，而他竟然是个高利贷。他用体谅的声音劝我借钱：“朋友，生命无常，对不对？出外靠朋友，对不对？只要还能踏进赌场，便仍然有把输的钱赢回来的机会，对不对？来，没关系的，要不要我帮一下忙？我这里有的是赌本，来，我陪你再进去赌几把，把钞票通通赢回来，好不好？”我看着年轻人的面容和眼神，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我的天啊，这个家伙哪里像传说中的“高利贷”，他斯文得简直像在午夜街头劝慰逃家少女回家去的social worker，专业社会辅导员，甚至像在教堂里对信众苦口婆心、谆谆善诱的神父，提醒大家天国就在眼前，别怕别怕，信者得救。原来高利贷行业发展至此此时此刻，或许在追债讨债时仍然要依靠刚烈暴力，但至少成功放债以前，必须好好利用细致的言辞和细腻的心思。

所以我说啊，细致细腻的常小琥，考虑试试吧，拉斯维加斯在等你。你的春天，除了在写作领域，还有可能在别处。

目 录



写作是一件有种的事	文 / 张元	001
阅读“之间”的快感	文 / 马家辉	003
第一天 · 迷眼		001
第二天 · 解局		019
第三天 · 血仇		032
第四天 · 骄子		046
第五天 · 收拳		065
第六天 · 双刃		084
第七天 · 炼狱		101
第八天 · 反戈		117
第九天 · 牵制		134
第十天 · 错手		152

目 录



第十一天 · 归尘	172
第十二天 · 自决	199
第十三天 · 躺枪	223
第十四天 · 绝杀	249
第十五天 · 死寂	272
后记	309

「
第
一
天
」

迷眼

1.谁让他有个低智商的女儿

那个妖冶的长腿美女并没留下手机号码，搁在他手里的竟是一个沾满香气的栗色信封，当赵亮颤巍巍地取出那份精致的借据账单时，他立即感到血压猛升、呼吸急促，眼珠子几乎要喷到孙丽手中的龙舌兰酒里。他任凭纸张在抖动的指尖上翩翩起舞，周围人都不敢再闹了，气氛瞬间降到扎人的冰点。就在这转折多舛的一天即将关闸时，他不承想，噩梦般的序幕，恰于此时，被耳边魔鬼一样的闷声悄然揭开了……

午夜时分，一路猛给油，车像燎了火的糙柴被扔进枝蔓的弹珠台里噼啪乱蹦，借着对南城地势深入骨髓的熟稔，赵亮神一样的Grand Touring开法，弹指间将追剿他的那五辆日系跑车甩出几条街远。确认脱身后，他犹如一条行将潜入莽林的墨西哥湾短吻鳄，悄然伏进灯火昏暗的矮楼枯街，游龙入水般绕道将孙丽稳妥地送回公寓。下车前，她紧张得发麻的手已无力再推开车门，两人尴尬地相视而笑。

万万想不到，在折返回家的路上，他还是遭遇了那帮恼人的小崽子。淅沥的雨水像润滑油一样淌满街道，疾驰的车灯逆向生长成一道道白茫茫的光柱，似乎要将他吞噬进三年前几乎同样摄人心魄的夜晚。沿途几个岔口都被他轻车熟路地躲开，

夺命债局

可惜最后还是被堵在一条最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对方明显有备而来，这顿打肯定逃不过去了。

干燥的街衢逐渐被浸润成湿潮的衣襟，没人敢在这种路况上冒进，嚣张的飙车族选择了最怯懦的方式死守赵亮。

“下车，快着！下车！下车！”一票人围站在车头，杂乱的咆哮声与此起彼伏的发动机轰鸣声在轮胎碾轧满地沙砾时奏出慑人的节律，尤其是透过车窗传来的挠心的咯吱声，足以令赵亮头皮一阵阵发麻。

“来，哥们儿，下来，下来聊。”为首的是一矮胖子，提着溜光锃亮的垒球棍顶在车鼻子上，身上套了件像麻袋一样宽松的北京国安球衣，滚圆的腰间斜挂着一条夸张的金属链子。他踱步到侧窗外，用指关节磕了磕车门，一副无关打紧的轻松劲儿，好像这事儿还真有商有量似的。赵亮认出这人就是刚才在加油站跟他抢枪的那个混混儿，看上去他对能亲手逮到自己颇为得意。

“熄火儿吧，留人还是留车？留人你就疼点，放心，不打脸。怕疼就留车，你这破车正好换一新的得了，就当哥儿几个帮你拿主意了。”他刻意发声不发力，赵亮看口型才大致猜出意思。

“都你叫来的？至于吗，哥们儿。”赵亮顺从地走出来，环顾了周围，都是比他小不少的孩子，“不就是没让你加塞儿吗？你随便在哪儿加不行？”

“我去你大爷的，谁他妈加塞儿了？我排你丫前面，你们斜开进来抢我的位置。”他可真肉乎，脸上被脂肪填充得一点皱纹都没有，活脱一个饱满的海绵球。

“哥们儿你真逗，加油还带用人肉占座的？谁先开过去谁就加呗。”

“谁跟你逗？我媳妇儿第一次摸车，我替她抢的位置。”

赵亮往胖子车里扫了一眼，那个穿天蓝色吊带裙的秀气女孩坐在副驾驶，她低垂着脸，好像对车外的争执并无兴趣，只有闪亮的耳钉在消沉的夜色中格外亮眼。

“你自己也说是抢位置了，这么个好男人，加个油，多大点儿事，犯得上卸胳膊卸腿的吗？你觉得这样儿有意思吗？”

“有意思，哎！特别有意思。我他妈追你丫一晚上！现在知道服软儿了，早干吗去了？”他也回敬地伸头朝赵亮车里探过去，“刚才你车里那妞儿呢？够快的，还是没逮着，她是你老婆？”

“是你妈！”赵亮终究没忍住，想尽快结束这场麻烦，于是很不明智地学起了陈天朗。

“三根肋骨！给我往内伤打，让丫连工伤都捞不着！”胖子向后退了两步，簇

拥在身边的那伙儿人终于如愿以偿地蜂拥而上。

赵亮第一反应就是一蹬腿，乖乖躲到远离自己车身的墙角处，他连形式上的抵抗也完全放弃，只用双臂拼命护住头部，两腿蜷曲。无数双五颜六色的鞋子和无数条木棍伴同坠落的夜雨和溅起的泥水，玩儿命地朝他膝关节和脊椎骨揍去。

再想辩解什么已经晚了，对方听不见，也根本不想听他理论。此时他的脑袋一片空白，特后悔没用心跟老婆学她的哈他瑜伽，也好分散心神，凝气冥想。现在他只能掐分算秒地挨下去，任凭这帮90后在自己身上尽情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群殴盛宴。

恍惚中，赵亮不堪地在来回翻滚中尽量保全自己，隔条街就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中轴路，红男绿女，火树银花，喧闹的人群在这个仲夏之夜凝结起一股蒸腾的欢乐气息。远端庄重而苍凉的钟楼被眼前艳俗的暧昧湍流搅动得几近颤抖。一刹那，紧憋多时的怨气在他胸腔翻滚，无尽的自惭形秽和酸楚像一股苦涩的胆汁坠入五脏六腑，太他妈难受了。他实在绷不住了，终于张嘴对这花花世界喊了出来：

“我操！不是说好不打脸的吗？不讲信誉！”

摸到家时已是凌晨五点，他已无力再取钥匙，只能靠在冰凉的墨绿色防盗铁门上消解热辣的伤痛。敲门也是奢望，他勉强用鞋尖蹬着门，意外的是门竟然一蹭就开了。顺着门缝内不断展开的空间，他看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画面——霍晶晶居然在仓皇地收拾行李。由于她过于专注，丝毫没发觉老公已经站在自己身后完全看傻眼了。

“你搬家公司出身的？重操旧业呢？”赵亮费劲地将腿一条一条搬进门槛，“还跟那儿愣着？快过来扶我一把。”

霍晶晶被这话吓了一跳，突然回过身，这才发现赵亮已经把门口给堵住了。她惊慌失措地盖住行李箱，发疯似的拖起来就往卧室跑，齐腰的长发刚好附在纤细的手臂和肩胛骨上，形成两道充满美感的轮廓。

“老婆，你跟这儿唱的是哪一出啊？”被他亲切地叫做老婆的这个女人如同根本不认识他一样，头也不回地闯进了他俩的房间，一脚踏上暖气片，另一脚就要踩向窗台，这根本不该是遇事从容的她会做出的举动。

“你别过来！我警告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你仔细看看，是我！”赵亮无奈地回应屋里传来的喊声，“我倒是想进去！你让我爬也得爬俩小时才能到你跟前，等我到了你都睡着了！再说就咱家这高度，

夺命债局

你跳下去也是给环卫阿姨添麻烦。”

“你这辈子就活这张嘴，拿我当傻子一哄就是五年！我真熬不下去了，跳下去咱就两清了！求您高抬贵手，一辈子别再烦我！”

“那行，那你跳吧！”赵亮不再试图靠近她，“不过我提醒你，这房子可是你买的，你前脚跳了，后脚我就独占了。”

“你浑蛋！这房子掏首付、盯装修都是我一人，当年连窗户上的喜字都是我一人挨个儿贴上去的！该滚的话也得是你滚啊！”

“我滚得着吗我，你跳吧，我看你今儿不跳还真就不成了。这屋子窗户外面是绿地，你先下来，要跳你换卫生间的跳，那底下铺的是实心砖，保你一摔就得。你跳吧，你——哎哟妈！”赵亮话没说完，就听见霍晶晶的尖叫声随着一阵咣当声划空而过——她真的跳下去了，只不过磕到了地板和床头柜的棱角上，同时还顺手扯掉了墙面上一张她旅行社业务专用的日版地图。

“平时挺冷静一人，一大早怎么演起动作片了，嫌以前片酬少？”两人彼此搀扶着坐上客厅的沙发，松软的坐垫令赵亮的伤口找不到着力点，有种说不出的难受。额头发青的霍晶晶还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你这人可真行，没见过还有男人这时候往回缩、耍无赖的，身上什么味儿？”她小巧的鼻尖就像一粒洁白而有光泽的方糖，怎奈溶进他这样一杯大麦茶，立即被呛得要死，“离我远点儿，你真够恶心的！”

“这味儿算客气了，我把裤子脱了你再看看。”

“千万别，我早看够了，打你一宿电话都不接。”这时她才注意到他一身黏糊糊的血渍，“你别吓我啊！我拿热毛巾给你敷一下！”

“没事儿！就是肋骨有点儿小疼，估计裂开了。你说这帮90后下手怎么都这么狠啊，大人平常都不教育啊？”他用毛巾按住手腕，看着窗外缓慢亮起的晨光以及映照在玻璃上自己那张色彩斑斓的面孔，好似一块早已凝固发臭的调色板。

客厅四周墙壁上挂满了全球各地的区域地图，苏伊士运河、亚平宁半岛、博斯普鲁斯海峡、亚丁湾航道……都是他一辈子也不见得能去的地方。其中最为破旧和详细的却是被扯下来的这张日本地图，那是她最常走的路线，每年的时间周期和行程都被她用各种颜色的水笔做上标注，现在这幅地图和霍晶晶的表情一样褶皱。

“现在也不见你往家拿钱了，挨打还挺积极。伤成这德行，陈天朗不给你掏点补贴？”霍晶晶细心地端来一盆盐水，“先擦这个，酒精刺激太大，然后你给我把

衣服换了。”

“能活着回来你就知足吧，那帮小子说还要补一次呢，就当赠返券了。”

“给个好评呗，亲。”他想起胖子临走时撂下的最后一句话，跟霍晶晶学起来。

“亲你妹！狗屎扶不上墙，这月工资你又给谁了？家里家外都指不上你，现在又学会跟90后干架了，三年前的教训我看你又忘了！就知道玩儿车，你每月能把油钱挣回来吗？”霍晶晶一边用毛巾蘸着盐水给他润伤口，一边撇嘴憋住要哭的劲儿，“一点儿不知道心疼人，我在公司累死累活，还得整天为你提心吊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说吧，什么时候离？”

“你轻点儿！又要离？人家倒霉了七年才谈一次，您隔七天就跟我离一回，比大姨妈来得还勤。我刚到这地儿没一年，做成现在这样已经算快了，最苦的时候咱们都熬过来了，千万别折在这时候啊！”

“咱们？最苦的时候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好吗？你别整天跟我嬉皮笑脸，你越没正经我越伤心。”这回轮到清理最麻烦的脚面了，赵亮已经脱不下鞋了，上面肿起一大块黑青的瘀血块，完全跟袜子粘连在一起。霍晶晶再也绷不住，豆大的泪珠刷地就下来了，但她还在克制情绪，没有太大起伏：“我对你太失望了，这个家我撑不住了。”

“你撑什么？房子？车？存款？咱们缺吗？”他好像还跟没事儿人一样。

“这些都是我挣来的。”霍晶晶冷冷地看着他。

“你瞧你瞧，我老说咱俩，你一张嘴就你的我的，没劲啊，说这个就没劲了。”

“对，我就没劲了，你倒是有劲一个给我看看？我在外面给这个家添砖加瓦，你就负责拼命拆。嫁给你五年，嘴上说工资卡交我手里，但每月除了短信取款提示，我毛都看不见。平日家里的开销、给你爸的家用、房子的按揭，我问你要过一分吗？我这个销售主管的位子是靠不断点钱才爬上来的，流产以后国外游基本都没我的份儿了。现在上司纠缠我，下属盼着我早点被车撞死，天天刀口舔血过日子。你呢？恨不能整天住4S店里，现在还变本加厉一宿一宿往外跑，真把我这儿当旅馆了？”这个女人将心里积压已久的不满一股脑儿扔在他面前。

“陈天朗给我揽了点改装的活儿，我也想多赚钱给你。”赵亮意识到这是最后挣扎的机会了，他收起笑脸，为自己据理力争。

“我看你们俩过日子倒挺般配，他朝你借三次钱才把这么一烂活儿给你，说吧，这次是多少钱？”霍晶晶一听到“陈天朗”三个字，就明白意味着什么，她转

夺命债局

身继续收拾凌乱的行李，对下面的话题没兴趣再纠缠下去了。

“五千。”

“五千？”她听后猛地回头瞪着赵亮，“我整日伺候你吃喝拉撒，你什么时候给过我这个数儿？”

“我只打算给他三千……他老岳母过生日，我总不能不管吧。”

“他岳母一年过三次生日，还是他有三个岳母？老太太过生日要花五千？你是不是同性恋啊？对他岳母比对你亲爹都好，再说他不是早离婚了吗？”

“他说有急用。”

“军用也不行！”

“我还没答应给他呢。”

“你不答应就算是答应了！我不知道你？你瞧你爸给你起这倒霉名字，你还真以为自己照亮全世界哪？救急不救穷懂吗，赌债借出去有个完吗？”

“人家偶尔也玩彩票。”

“你说话还要点儿脸吗？你工资头一分钟到账，姓陈的第二分钟就能给取走，我每月底眼巴巴对着手机和账单干着急，你们这不是成心把我往绝路上逼吗？”即便平时霍晶晶的为人处世在这个圈子里以冷静著称，但此时她真想朝赵亮那张已经肿得老高的脸上再抽一巴掌。

“我们都一起玩到大的，你何必总跟老陈过不去呢？谁让他有个低智商的女儿要带。”

“那我女儿没有了跟谁说理去？”

“这关他什么事儿啊？都多少年了还没结没完的。你爱跟谁说跟谁说去，你一硕士生，欺负我没文化。总之我就一句话——不离！”

“别弄得跟我嫌弃你似的，你每天机油都进裤裆里了，哪顿饭落下，哪顿觉闲着了？咱俩认识五年，你坐三年牢……”说到这里她哽咽地顿了顿，让自己能坚持说完下面的话，“这三年我跟你动过一走了之的念头吗？我实际才见过你几次面就嫁你了，你丫不会是一骗子吧？你不让我提老陈，你是因为谁进去的？你仗义，我埋单，好，拿钱给他们花我就当没看见。你到处跟人家讲，心里只有老婆、哥们儿和车，我排第一？你是拿我当铺路石！”霍晶晶嗓子嚷得已经变了音，赵亮心想刚才还真不如让她跳下去，好歹落个清净。

“别废话了，离婚协议，你一签，白纸黑字，以后拿着自己的钱跟你们家陈天朗过日子去，快着点！”她从包里取出一沓纸，工整地放在茶几上，上面已经签好

了她的名字。

“你还别激我，真当我没脾气？不，不离！”

“你是男人吗？能最后让我看得起你一次吗？”

“我不离！不离不离就不离！”

“赵亮，你还以为我这儿跟你闹着玩呢？这个家我真的扛不住了，你有良心就帮帮我好吗？你哪怕让我看到一丝希望，我也不会跟你闹成这样，我求你就当行行好，放我一马吧……”此时霍晶晶终于忍不下去，号啕大哭。

赵亮用手轻拍着老婆瘦弱的肩膀，安慰了好一阵才把她哄睡着了。他感觉最近霍晶晶明显不正常，自己收入只是她的十分之一，平日她根本看不上这点钱，为何今天揪住这个不放，还走火入魔似的闹离婚？他心酸地看着哭累昏睡过去的老婆，百思不解。

“媳妇儿，你到底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了？”

2. 昨晚那个辣妞儿，是我孩子她妈

霍晶晶最起码有一点没说对——赵亮从不喜欢泡在4S店不回家，爱玩儿车的人多的是，但没有人喜欢修车。他特能理解在富士康跳楼的工二代，干流水线不会比坐牢好过。不过这里有关帅、王槐、尚德龙、小况、阴阳怪气的杨晓东以及陈天朗，这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这帮孙子不是因为班次和部门不同被分开，他们能把店里天天弄得跟春晚一样。

他的朋友圈子里早就形成了“罗圈债”，今天你管我要点儿，明天我跟他拿点儿，哥们儿间还从来不提“借”，好像是我应该支给你的。因为有借，就意味着有欠，而“欠”这个字实在太难听了。陈天朗有个口头禅特好使：一千就成。这么一张嘴，你不给他，你都觉得对不住他。时间一久，有时一个眼神、一个电话，甚至风一吹打个喷嚏，保不齐就是谁又要伸手了，他算过，很准。

霍晶晶与陈天朗水火不容，永远是赵亮的一块心病。老陈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婚礼上不仅迟到早退，走之前还劫走新郎一万块礼金的伴郎，这给身为新娘的霍晶晶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疤，但赵亮真没想到这次会闹到离婚这一步。他不能失去老婆，更不可能为了钱跟老陈撕破脸，在汽修圈儿里，老陈是公认

的技术一流，那帮老员工跟他都铁瓷儿，有他站在身后，赵亮上位很快，因为陈天朗意味着什么，在这片儿混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下午赵亮去店里接关帅的班，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各种弯度的街角和无数坑爹的井盖都被他当做障碍赛来练手。这辆派力奥是他当年用掉全部积蓄在二手车市场淘换的，他精打细算地换了缸线、火花塞和排气管，更是砸下大把银子换了一台福特2.0T的发动机，动力还成。那双怀旧款的回力球鞋轻踩下去，心里倍儿美，他很享受驾驶这辆小车在街头巷尾辗转腾挪的过程。车窗外湛蓝的天空令他忘掉了早上的烦心事，只是肺部和后背疼得几乎影响了呼吸，肿起的脚底每踩一脚离合器，那个胖子嚣张的样子就跳出来一次。

“这帮小崽子别是真给我打出内伤了吧？”他把车停好后，咕哝着进了操作间。

“昨天爽吗？”陈天朗在一辆亮黄色故障车里修理电子仪表，朝他喊了一嗓子。

“一口气改三辆福克斯，鲨鱼鳍、大包围、黑色氙气灯，纯粹熟练工种，一点技术含量没有。”

“没办法，指着白天在店里给人家作保养、换轮毂，你还不得饿死。”

“麻烦您下回介绍点能动引擎的活儿给我，这么干饿不死也累死了。”

“这算最轻的了，你还太嫩，开车行，改装是另一回事。哟，我操！怎么回事？”陈天朗仔细看了他一眼，立刻停下手里的测试工具，高大的体格很不容易才从车里钻出来。

“甭提了，一帮小崽子，挺张狂，一直跟着我，本来几个岔口都甩过去了，最后被堵死了。”赵亮不太愿意在老陈面前讲这事。

“在哪儿碰上的？”

“长椿街。”

“什么车？”

“斯巴鲁的力狮，四驱车，你知道我不太喜欢动日本车。”赵亮有点矫情地说。

“屁！”陈天朗瞥了他一眼。

“还有三辆轿跑，弯道技术太烂，只会跟后面开大灯轮番晃我。到下斜街丁字路口我连给三脚急刹，一个急打轮顺小路溜了。那辆斯巴鲁一开始就没狠跟，切了我一下没得逞就消失了，谁知道他绕路等着我呢，双氙气大灯闪得我眼睛生疼。一小胖子开一辆K型车，我印象特深，明显就是总跟那边儿玩的。”

“行了，我知道是谁了。这件事你别管了，你现在还有个更大的麻烦。”陈天